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侍讀臣張　燾

謄錄監生臣魏淳耀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卷五十

明 馮琦馮瑗 撰

文學類四

璽書 附詔十則

漢文帝答鼂錯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

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賜南粵王尉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

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兄弟在真定者
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
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
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
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
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
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
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

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遺匈奴書二首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

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飭具帶一黄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緑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内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

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使遺單于秫糵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

憪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
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
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
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
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
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
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
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絶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携劒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内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

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

元帝賜馮奉世璽書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

決事部署已定勢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賜淮陽王欽璽書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光武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

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

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宋欽宗罪已詔　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得

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邉禦敵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宇文虛中筆

寧宗時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頴上虹縣乃議降詔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

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璧之詞也

理宗罪已詔　數年之間災難已甚屬讐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

心之憂矣誰可嗟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鬬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學士吳泳詞

書二十五則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刼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

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

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

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比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

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

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刼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絶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

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章邯既敗於鉅鹿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

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内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户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虚上已盟章

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
楚軍中
漢王遵知隗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
以書諭之曰遵與隗王歃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
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
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
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
民以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

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計適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絶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命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杖劒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

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胷參之有識即得書沉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

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申屠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疇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

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于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餘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

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粹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茍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

如來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

剛到拜侍御史

王莽敗竇融以軍降更始為張掖屬國都尉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外順人望内懷異心會囂反畔融與書責讓之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

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為横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執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

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有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

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馮異與楊廣書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問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内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

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

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晝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俗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遺李軼書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絶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

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軼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

馮衍說鮑永書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寛明之日

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罹王莽之害久矣始自陳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挐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

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
之衆將散亂之兵喢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
九虎之軍靁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
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
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
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
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
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畧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

究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
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
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
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
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室中興之主齊桓
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
疆宇况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
誠不可以忽也且行閭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

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強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良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

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
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
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懽心樹名賢
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
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
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黒以超周南
之迹埀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
伊望之策何以加玆

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鮑永馮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葢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蠭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

西為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強敵開天下之凶假仇讎之丹豈不良哉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差之且邾庶其竊邑叛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

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顧自强於時無與俗

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茍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横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

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厭事為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為臣孔子譏

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
彘上黨見圍不窺太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
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棄行倍道之赴昔
壘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
主亡一歳是知定所虛誕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
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
欲摇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
田邑遺鮑永書　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

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内為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壊父母之鄉首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畧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御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

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王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氷不為唬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絶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

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逖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

孫策責袁術書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主建敢諫之鼓設非謗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嚮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畧烝

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内殲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俾保傅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黒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𤇆然北幽劉繇决力江滸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也今備繇旣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内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

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
少脅於强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
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
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邉地勁捍之虜所
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鬬矣可得
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
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虗干必
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

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偪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

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為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躋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强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盡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

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引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

袁紹與公孫瓚書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

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比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悟足下棄列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

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慾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泜上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發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强弱殊科衆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北因壘飽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蛑賊以焚爇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

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邉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異謀急則曲躬緩

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
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桓濊貊
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鋭又東
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
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内違同盟之誓外失戎
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墻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
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往大
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

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兹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咸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内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

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　離絶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縁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縁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

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絶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劒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翩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

暢本心不顧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
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
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内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
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絶以是忿
忿懷慚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
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
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
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

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孫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横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濵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

龐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
北游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
知著耳以君之明覩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
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
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
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
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
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

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悟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君能内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

若忽至誠以處侻倖婉彼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若憐子布顧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疲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招副不

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顧仁君及孤虛心迴意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審配獻袁譚書　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亂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

歃而行叔牙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内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

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前之福故悉遣强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為雁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剥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

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冠寧家何圖凶險譏匿之人造飾
無端誘導奸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
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
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
兵鈔掠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鬄髮膚
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
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
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

氣悼心揮淚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静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怨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内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

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必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跂踵鶴立連結外讐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危民引領悲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啟于心蚤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

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數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法正與劉璋牋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没身辱及執事是以損身于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夙遇瞻望悢悢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至於此耳

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損放于外言足增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強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

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為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

全有巴東廣漢犍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腹與關頭實為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

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
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
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
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
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
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
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

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
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
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
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
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
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
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
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

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内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欃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鋭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兹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

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荆
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迯巴岷遂依丘陵
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
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
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
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
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
下用力稜威奮伐罙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

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劒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内向願為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内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山河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

馬南海自項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泰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諭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蹷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

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
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齊戰士列江而西
荆揚兖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
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
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横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
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
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

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晉華譚聞陳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石氷之亂朝廷録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内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蠋匹夫志

不可屈於朝暮義隕首燕庭況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使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節不亦羞乎昔龔勝絶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恥為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仗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

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太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百僚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謀潛運帷幄然後發荆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鈗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爪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

濶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𩯭分著金石公冑番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為同志今已殊域往為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嘆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

石勒破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

勅遺勅書曰將軍發跡河朔席卷兖豫飲馬江淮折衝
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畧
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
存亡决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
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
昔赤眉黄巾横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
名聚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内擇有德而推
崇隨時望而歸附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

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蝗冦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内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葢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遥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吴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

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

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極目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啟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

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崔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為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黄池况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

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懐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頽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楊越外杖周張外馮顧陸距魏赤壁尅取襄陽自兹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為賢儁匿智藏其勇畧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于累卵假號之强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

郎表術雖自詐偽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于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廆于冠黼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

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盡

杜弢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帝不許弢乃遺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以㛦隙易構不謂

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筭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衞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即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識玄覩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于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太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狗名之徒將讒間于聖主之

聽戮吾使于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
卒至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于三江威則威
矣然吾衆竊未以為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為本故能使
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
詔示軌憲於四海逼向義之夫以為叛逆之虜䟦思善
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筭也驅畧烏合
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推也吾之赤心貫
於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今抱枉於時不證

于大府邪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於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為國思靖難之畧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先臨使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為一匡于聖世使吾厠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于閶闔掃長蛇于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泝流西歸夷李雄

之逋冠修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愆復州邦以謝鄰
國亦其志也唯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
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汶岳荷
忠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吾徒
陷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顒顒十餘萬口亦勞瘁
于警備思放逸于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
有二血誠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詹甚哀之乃
啟呈發書并上言曰發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

幹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為變樂鄉刼畧良善發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發遂東下巴漠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發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發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發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于洛陽光武詣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以録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圮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

赦射鉤之誅晉貰斬袪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一
匡之美譽況弢等素無斯慝而稽顙投命邪以為可遣
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于上百姓沐浴于下則上下
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
弢降宣詔書大赦

簡文帝輔政桓温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高嵩代帝
諭温書冠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畧大算
能宏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為

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㗇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慚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係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宏著所望于足下區區誠懷

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温得書還鎮

唐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强欲自為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尊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絶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司牧非子而

誰老夫年邁知命頗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蚕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絶

劉宏與劉喬箋適丞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横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人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為戎首竊以

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踈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宏實闇劣過蒙國恩顧與使君共戴盟主雁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于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于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為

和親者多矣頃明使君迴旣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宏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鼔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伐之吾州將不從由伐之不允但矯往過正更以為罪耳昔齊桓赦射鈎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

袪之怨而親勃鞮方之于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
而薄責于人今姧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
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為先
奉迎為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
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
不足計一朝之謬發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為豺
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顧足下率齊內外以
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為蠹害貪献所懷惟足下圖之

梁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業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旌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録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剸刃於愛子漢主不以

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黄讃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顔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

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藳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鸎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

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間欲延歳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
下明德茂親總兹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
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宋范仲淹荅趙元昊書　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
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
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
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徃來如家牛馬駞
羊之產金銀綿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

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倉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奠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

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絶之乃不殺而遠假
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
初念終天子何負于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
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邪使戰守之
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
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
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
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

為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獨
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
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
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
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
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
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
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

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藩中有
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
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
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
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
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
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

稽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

好受先大王貢禮自玆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玆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揺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从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

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

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
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
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
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
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
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
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
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

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容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

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藩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丞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

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駞羊之産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葢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

經濟類編卷五十